

知徹澄娘音值考

羅 常 培

- 一、認定問題
- 二、提出假設
- 三、從梵文字的譯音證明
- 四、從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證明
- 五、從藏譯梵音證明
- 六、從現代方音證明
- 七、從韻圖的排列證明
- 八、對於前人審辨知等音值的批評

(一) 認定問題

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2011)⁽¹⁾第一截上面有

舌音 端透定泥是舌頭音

知徹澄日是舌上音

兩條；又倫敦博物館所藏敦煌寫本歸三十字母例⁽²⁾也有

端	丁當顛故	知	張衷貞珍
透	汀湯天添	徹	俛忡樞績
定	亭唐田甜	澄	長蟲呈陳
泥	寧囊年拈	來	良隆冷鄰

八母：牠們雖然或以日母當作舌上音的次濁，或以來母當作舌上音的次濁，都沒有單

(1) 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劉復守溫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附錄及敦煌掇瑣下輯稿本。

(2) 濱田耕作東亞考古學研究三一五頁スライン氏(Stein)發掘品過眼錄。原文“故”作“故”，“衷”作“象”，“貞”作“貢”，“天”作“光”，“績”作“親”，“呈”作“皇”均誤。今據全文以雙聲爲經以疊韻爲緯之例，校勘如上。

立娘母，可是知徹澄三母的分化已然成了顯著的事實。這兩種寫本既經專家斷定爲唐末的東西，那末舌上音的分化最晚也應當是晚唐時候的事情了。但是知徹澄娘一方面在上古音中和端透定泥不分，錢大昕鄒漢勛章炳麟等已然相繼考明，⁽¹⁾ 並且在現代的閩語裏我們還可以找到許多活的證據。另外一方面從南宋以後牠們就和照穿牀泥不分，所以陳晉翁的三十二母有知徹澄泥而無照穿牀娘；吳澄的三十六母有照穿澄泥而無知徹牀娘。⁽²⁾ 並且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圖把知徹澄娘次於齒音之後，有人懷疑從那時候起牠們已竟由舌音變成齒音了。⁽³⁾ 至於現代北部方音裏知徹澄和照穿牀一樣變成 [tʂ] [tʂʰ] 音，娘和泥一樣變成 [n] 音的，那更是所在皆有。故清通志七音略說：“知徹澄古音與端透定相近，今音與照穿牀相近，泥娘古音異讀，今音同讀”。如此說來，知徹澄三母不混於 [t] [tʰ] [d]，便混於 [tʂ] [tʂʰ] [dʂʰ]，那末牠們本身究竟有沒有獨立的音值？如果沒有獨立的音值，守溫定字母時爲什末把牠們分立？娘母雖較晚出，究竟和泥母有沒有分別？這都很值得我們考慮的。

(二) 提出假設

我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認爲知徹澄三母和梵文的“舌音”(linguals 或稱 Cerebrals) त (t) ठ (th) ड (d) ढ (ḍh) 相當；換言之，就是應當讀作舌尖後音 (Supradentals) 的塞聲 (plosives) [t] [tʰ] [d] (或 [dʰ])，牠們的三等字後來或者因爲 j 化 (Yodisé) 而有接近顎音的傾向。至於娘母本來也應當和 𑖀 (ṇ) 相當，不過因爲牠在切韻的反切裏既然和泥母不能劃分，在華梵對音中也往往和 𑖀 (ṇ) 𑖁 (ṇ) 相混，所以在唐末的三十字母裏還沒有獨立，直到宋人增改作三十六字母的時候，牠才和非敷奉微禪五母同時產生。這並不是憑空懸想的，我從梵文字母的譯音，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藏

(1) 錢大昕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見十駕齋養新錄卷五，二十五頁至三十二頁。章炳麟古音娘日二紐歸

泥說見國故論衡上三十一頁至三十三頁。又鄒漢勛五均論二十聲四十論第二十八爲“論泥娘日一聲”，今本目存說佚。章說當卽由此啓發。

(2) 見吳澄文正集切韻指掌圖節要序。

(3) 清康熙性理精義卷三案曰“知徹澄娘等韻本爲舌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等韻次於舌音之後，經世次於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案性理精義爲李光地承修，此案語或卽出於榕村也。

譯梵音，現代方言及韻圖的排列等項，都有方法可以證明我的假設。

(三) 從梵文字母的譯音證明

用華梵對音推測中國古音的方法，有人不大以為然。但是這也要分別情形不可一概而論。守溫字母的產生從種種方面看都不免受了“悉曇” (Siddham or Siddham-ārṭka) 的影響，那末，我們如果用梵字母的譯音去推證守溫字母的音值，比較用別的方法似乎還更靠得住一點。關於華梵字母的關係自來說者也頗不同。自從沈括夢溪筆談論切韻之學一條載有華嚴經的四十二字母，後人遂說三十六字母本於華嚴。林本裕聲位改定的二十四字母甚至於闢入“瑟吒”，“訶婆”，“曷羅多”三母！直到錢大昕陳澧諸人才知道“唐人所撰三十六字母實采大般涅槃經文字品之四十七字參以中華音韻而去取之，謂出於華嚴則妄矣”。⁽¹⁾不過“涅槃無字母名目，其謂之字母，則沿襲於華嚴”⁽²⁾罷了。其實華嚴字母出自“圓明字輪”，涅槃字母出自“四十九根本字”，⁽³⁾本來是兩個系統，不可混為一談。屬於圓明字輪一系的經論有

西晉竺法護譯光讚般若波羅密經觀品第十七 (太康七年 A.D. 286)

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密陀鄰尼品第二十 (元康元年 A.D. 291)

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廣乘品第十九 (弘治五年 A.D. 402)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釋四念處品第十九 (弘治六年 A.D. 403)

東晉佛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七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十四 (東晉義熙十四年至劉宋永初二年 A.D. 418—421)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五十三初分辯大乘品 (顯應四年 A.D. 659)

唐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垂拱元年 A.D. 685)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六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七 (武周證聖元年 A.D. 695)

(1)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頁十二論西域四十七字源

(2) 切韻考外篇卷三頁二

(3) 根本字數目諸經不一最少為佛本行集經之三十八，最多為悉曇字記之五十一，今以法顯譯大般泥洹經為準，不數“文”“濫”兩母。

唐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 (大曆六年 A.D. 771)

唐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頓證毗盧遮那法身字輪瑜伽儀軌 (大曆六年 A.D. 771)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卷三十一 (貞元十四年 A.D. 798)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華嚴四十二字觀門經 (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 A.D. 788—810)

屬於四十九根本字的經論，有

東晉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文字品第十四 (義熙十三年 A.D. 417)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之五 (玄始三年至十年 A.D. 414—421)

劉宋慧嚴修大般涅槃經文字品第十三 (元嘉元年至九年間 A.D. 424—432?)

梁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品 (天監十七年 A.D. 518)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十一 (開皇七年至十二年 A.D. 589—592)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大般涅槃經文字品 (貞觀末 A.D. 649?)

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示書品 (垂拱元年 A.D. 687)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 (高楠順次郎英譯本引悉曇章。武周天授元年至如意元年 A.D. 690—692)

唐善無畏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百字成就持誦品第二十二 (開元十二年 A.D. 724)

唐不空譯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 (大曆六年 A.D. 771)

唐不空譯文殊問經字母品 (大曆六年 A.D. 771)

唐智廣悉曇字記 (唐德宗間 A.D. 780—804?)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釋大般涅槃經卷八辨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篇 (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 A.D. 788—810)

宋惟淨景祐天竺字源卷三 (景祐二年 A.D. 1035)

清同文韻統卷五天竺字母譜 (乾隆十四年 A.D. 1749)

前一系是一種密宗持誦的“旋陀羅尼”，故字輪瑜伽儀軌云：“應於月輪內右旋布列四十二梵字，復應悟入般若波羅密四十二字門，了一切法，皆無所得，能觀正智所觀

法界，悉皆平等，無異無別。修瑜伽者，若能與是旋陀羅尼觀行相應，即能現證毗盧遮那如來智身，於諸法中得無障礙”。因為牠並不是講梵文聲母韻母的，所以音系凌雜，漫無統紀。不像後一系把四十九字分成“字音”“比聲”“超聲”三大類，而比聲又各按五音判別，輕重清濁不失其倫。並且圓明字輪的四十二字祇有三十一字和後一系相同，其餘十一字都是二合音，尤其和華音迥不相謀。同文韻統糅合兩系列爲大藏經字母同異譜實在是很大的錯誤！所以推述守溫字母的淵源應當以錢陳二氏之說爲宗，“但知華嚴不知涅槃是逐末而遺本也”(1)。

“舌音”五母，四十九根本字列在第二十七至三十一，按照夏透捺的順序排比，秩然不紊。圓明字輪雖然也有這五母，可是分散在第九，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等處，音序毫無條理。現在爲比較研究上的便利都照着根本字的順序把牠們列成同樣的兩個表：一

(1) 潛研堂答問第十二。參閱拙著中國音韻沿革論守溫字母之源流及繆篆字平等性語平等性集解。

第一表 圓明字輪中舌音五母譯音表

舌音五母在圓明字輪中之次序	41	35	9	42	36
天城體梵書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羅馬字註音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竺法護譯光讚般若波羅蜜經觀品	陀	咤徐	咤	吒	那
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陀隣尼品	吒	𑖇	茶	𑖇	那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廣乘品	咤	𑖇 一本作他	茶	茶	拏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釋四念處品	吒	𑖇 一本作他	茶	茶	拏
佛跋跢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𑖇 恥加反	吒	茶	陀	拏
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辯大乘品	吒	𑖇	茶	擇	拏
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𑖇 恥加反	吒	茶	陀	拏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𑖇 恥加切	吒	茶 徒辭切	陀	拏 𑖇可切
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	吒 上	𑖇 上	拏 上	茶 去	𑖇 上
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頓證毗盧遮那法身字輪瑜伽儀軌	咤 上	𑖇 上	拏 上	茶 去	𑖇 上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𑖇 上	𑖇 上	拏	茶 去	𑖇 上
慧琳一切經音義華嚴四十二字觀門經	吒 謫賈反	𑖇 拆賈反	拏 傳賈反	𑖇 拆賈反 借音	𑖇 鼻中聲也 女耕反

第二表 四十九根本字中舌音五母譯音表

舌音五母在四十九根本字中之次序	27	28	29	30	31
天城體梵書	𑖀	𑖁	𑖂	𑖃	𑖄
羅馬字註音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法顯譯大般泥洹經文字品	吒	佻 _{土家反}	茶	茶 _{重音}	拏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	吒	𑖀	茶	𑖀	拏
慧嚴修大般涅槃經文字品	吒	佻 _{土家反}	茶	茶 _{重音}	拏
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品	多	他	陀	檀	那
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	吒	𑖀	茶	𑖀	拏
玄應一切經音義大般涅槃經文字品	吒 _重	𑖀 _{丑加反}	茶	𑖀 _{什賈反}	拏
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示書品	吒 _{上聲}	𑖀	茶 _{上聲}	茶	拏 _{上聲}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	吒	𑖀	茶	𑖀	拏
善無畏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百字成就持誦品	吒	𑖀	拏	茶 _{重聲}	拏
不空譯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	吒 _上	𑖀 _上	拏 _上	茶 _去	拏 _{鼻聲呼尼爽反}
不空譯文殊問經字母品	吒 _上	𑖀 _上	拏 _上	茶 _去	拏
智廣悉曇字記	吒 _{卓下反音近卓我反}	佻 _{拆下反音近拆我反}	茶 _{宅下反輕音餘國有音擗下反}	茶 _{重音音近幢我反}	拏 _{餘國有音拏講反擗下反音近擗我反}
慧琳一切經音義釋大般涅槃經卷八辨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篇	𑖀 _{陟賈反}	𑖀 _{拆賈反}	𑖀 _{紐雅反}	𑖀 _{茶夏反}	拏 _{兼鼻音傳雅反}
惟淨景祐天竺字源	𑖀 _{陟轄切}	𑖀 _{丑轄切}	𑖀 _{尼轄切}	茶	拏
同文韻統天竺字母譜	查 _{支阿切正齒察}	义 _{蚩阿切正齒}	楂 _{之阿切正齒緩}	楂 _{哈牛齒牛喉}	那 _{咤阿切卷舌}

在這兩個表裏，以 t 母（根本字第二十七，字輪第四十一）對“吒”的凡十六次，對“咤”的凡二次，對“𪔐”或“哲”的各一次；“吒”陟駕切，“咤”陟加切，“𪔐”竹下切，“哲”陟列切，均屬知母。以 th 母（根本字第二十八，字輪第三十五）對“𪔐”的凡六次，對“𪔐”的凡五次，對“𪔐”的凡三次，對“𪔐”的亦三次，對“𪔐”的二次，對“𪔐”的一次；“𪔐”丑下切，“𪔐”丑加切，⁽¹⁾ “𪔐”敕加切，⁽²⁾ “𪔐”丑亞切，“𪔐”丑皆切，均屬徹母；又書顧命“三祭三咤”釋文引馬融云“咤亦作𪔐”是“咤”字亦可讀爲徹母。以 d 母（根本字第二十九，字輪第四十二）對“茶”的凡九次，對“茶”的凡六次，對“𪔐”的一次；“茶”“茶”宅加切，屬澄母，又書顧命“三祭三咤”徐邈讀或省作“宅”，是“咤”字亦可讀爲澄母。以 dh 母（根本字第三十，字輪第四十二）對“茶”的凡九次，對“茶”的凡四次，對“𪔐”“𪔐”“𪔐”的各一次；“𪔐”宅加切，“𪔐”直莧切，“𪔐”鳩伯切，與“茶”“茶”同屬澄母。以 n 母（根本字第三十一，字輪第三十六）對“拏”的凡十九次，對“𪔐”的凡四次；“拏”女加切，“𪔐”女耕切，均屬娘母。其中除去一個“哲”字都是二等字。如果按照百分比計算，在我所收的二十七種譯音裏以 t ， th ， d ， dh ， n 對譯知徹澄娘二等字的最少數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祇有僧伽婆羅以舌頭“多，他，陀，檀，那”，對 t ， th ， d ， dh ， n ，而以“輕多，輕他，輕陀，輕檀，輕那”對 t ， th ， d ， dh ， n ；法顯慧嚴兩家音“𪔐”爲土家反；鳩摩羅什以“𪔐”對 th 而一本作“他”，和玉篇“𪔐，吐多切”的音相合；還有竺法護無羅叉兩家以“那”對 n ，也和 n 母混而不分；但是這種對音現象，從隋闍那崛多所譯的佛本行集經（A.D. 589-592）以後，直到宋惟淨景祐天竺字源（A.D. 1035）以前，絕對沒有發見過。所以我們可以推斷——知徹澄三母在六朝的時候或者還有些地方保存上古的舌頭音，沒有完全分化；然而從六世紀之末（A.D. 592），到十一世紀之初（A.D. 1035），牠們確曾有過讀作 t ， th ， d ，（或 dh ）音的事實，至少在梵文字母譯音裏找不到反證。至於同文韻統（A.D. 1749）受了藏譯梵音的影響用“正齒音”的二等字對譯 t ， th ， d ， dh ，那是很晚近的事情了。不過娘母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對譯 n 音爲什末反倒晚出呢？照我看來，第一因爲在切韻的反切裏娘泥之混比較其牠三母更爲顯著，所以陳澧雖然承認知徹澄娘在切韻裏應當和端透定泥分開，可是他對於

(1) “𪔐”字不見於廣韻。玉篇“𪔐，吐多切，出陀羅尼”，今從玄應音義。

(2) “𪔐”字法顯慧嚴均注“土家反”。今從切韻。

娘母也不得不說：“泥娘二母今音難分，養新錄考古音謂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亦不考泥娘二母字。澧謂此二母之分本可疑，如尼字不入泥母而入娘母，農字入泥母而醜字入娘母，更無古音今音之可言矣。故今置之不論也。”⁽¹⁾第二因為梵文 $\tilde{n}$ 母的對音固然多數屬於日母，可是不空般若慧琳等譯作“娘”，惟淨譯作“倪”，皆入娘母，可見在梵文譯音裏 η $\tilde{n}$ 兩母的分界也不清晰，所以唐人的歸三十字母例才以知徹澄日相配。其實就隋以後的譯音看，知徹澄既然能夠和端透定分別，娘和泥在原理上也應當有分別，不過鼻聲(Nasal consonant)的混化，比較口聲(Oral consonant)更為容易，所以唐末的沙門還不敢公然把牠們獨立罷了。

此外，在表內所舉的譯音中還有幾種例外得要解釋：

(一) $\tilde{d}$ 母的對音善無畏不空般若等作“拏”，慧琳作“拏”或“緊”，惟淨作“疵”；“拏”女加切，“緊”女下切，⁽²⁾“疵”女黠切，均屬娘母。他們何以用鼻聲對譯濁塞聲？我覺得這是方音的歧異。案智廣悉曇字記序引南天竺沙門般若菩提云：“南天祖承摩醯首羅之文，此其是也。而中天兼以龍宮之文，有與南天少異，而綱骨必同。健駄羅國熹多伽文獨將尤異；而字之所由皆悉曇也”。因此“五天之文，或若楚夏”，不可一概而論。悉曇字記初章 $\tilde{d}$ 母的對音“茶”字下註云：“宅下反，輕音，餘國有音搦下反”。此書本於南天竺音已有明文可考，那末他所謂“餘國”當然是中天竺或北天竺的方音了。我們再來看看以 $\tilde{d}$ 對“拏”的幾家究竟是什末地方人？善無畏“本中天竺人，其先自中天竺分王烏荼”；⁽³⁾ 不空“本北天竺婆羅門族”；⁽⁴⁾ 般若“北天竺迦畢試國人”；⁽⁵⁾ “慧琳疏勒國人，始事不空三藏為室灑”；⁽⁶⁾ 他們既然有四分之三和北天竺有關係，

(1) 切韻考外篇卷三頁十下小註。

(2) “緊”廣韻奴下切，類隔，今從集韻。無錫丁氏影印本慧琳音義作紐雅反，日本元文二年刊本作“緊雅反”，並誤。今以音形互校定為“紐雅反”。

(3) 宋高僧傳二

(4) 宋高僧傳一

(5) 宋高僧傳卷一唐洛京智慧傳，卷三唐醴泉寺般若傳，又貞元釋教錄十七。羅振玉悉曇字記跋以南天竺之“般若菩提”與此北天竺之“般若”為一人，以方音考之，未必然也。

(6) 宋高僧傳五

那末在沒有找旁的反證以前，我們很可以推斷北天竺的 n 音是有一部分變近 d 音的。這種音變在別處方音裏也可以找到佐證，例如：

	日譯“漢音”	文水忻縣平陽方音
泥	一等	
	d	nd
	二等	
	三等(娘)	
	d,或dʒ	ɲd (1)
四等		

並且由鼻聲 [m], [n] 變成濁塞 [b], [g] 的在廈門音裏也有很好的旁證。所以這種例外是不成問題的。

(二)佛馱跋陀羅，地婆訶羅，實叉難陀等以“吒”對 ṭh 而以“佉”對 t 且註明“恥加反”，夏透二類華梵恰好顛倒；般若以“佉”對 t，也同樣譯夏為透。這種現象的演成我以為有兩種可能：一方面佛馱跋陀羅三人所據的“圓明字輪”或者和別本的次序不同，所以不單第三十五字和第四十一字的對音前後顛倒，並且第五字 na 和等十二字 ta 的對音“多”“那”兩字也恰好有同樣的情形。另外一方面 t，ṭh 兩母的讀音或者在方音容易混淆，所以牠們的對音往往參差不治，這在下一段討論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時我們還可以有好多的實例。我們且看，地婆訶羅譯華嚴經入法界品以“佉”對 t，以“吒”對 ṭh 而譯大莊嚴經又以“吒上聲”對 t，以“吒”對 ṭh；以及竺法護用二合音“咤徐”對譯 ṭh 音：便可想見當時譯者表現送氣音的費力和筆受者分別送氣不送氣的困難了。

(三)送氣的濁音 ḍh 母本來是華音所沒有的，所以普通也拿澄母字對譯牠，而別註“重音”，“重聲”，“去聲引”等文；此外或者加口旁於“茶”或“茶”的左邊以示區別，⁽²⁾ 或者用清聲徹母的“佉”字對譯而註明是“借音”：這都是不得已的辦法。祇有佛馱跋陀羅地婆訶羅實叉難陀三家譯作“陀”，曇無讖譯作“祖”，均屬定母字。我想這也不過為表示發音重濁，並不見得真正讀作舌頭音。如果這個推測不錯，那末，竺法

(1) B. Karlgren: *Phonologie Chinoise* P. 470.

(2) “㗎”“㗎”二字均不見於廣韻。集韻“㗎部加切”屬端母，字彙“㗎初加切”，屬穿母，此皆後起之音，不足為據。余謂此並譯者新造之字以示“㗎”“㗎”與“茶”“茶”音近而不同，亦猶粵人所造“𪗇”“𪗇”“𪗇”之類也。

護以“陀”對 *ta*，以“吒”對 *dha*，我們很可說他是第四十一，四十二兩母的顛倒。

因此我覺得雖然有這三項例外，我的假設依舊可以成立的。

(四) 從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證明

根據前項例證我們已竟可以推斷從六世紀到十一世紀 (A.D. 592—1035) 的期間，知微澄娘是曾經讀過 *t*, *th*, *d*, *ṇ* 的。還有一種和前項相輔而行的材料，就是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對於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的研究，西洋學者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像雷梅薩 (Abel Rémusat) (1)，卜爾諾夫 (Eugène Burnouf) (2)，芮利安 (Stanislas Julien) (3)，艾德爾 (Ernest J. Eitel) (4)，高本漢 (B. Karlgren) (5)，等前後都有所探討。但是他們所注意的祇是華譯梵音的拼法，還沒有直接應用華梵對音來考訂中國古音的；就是高本漢也不過拿他考訂切韻音的結果把前人對於華譯梵音的拼法加以改訂罷了。馬伯樂 (H. Maspero) 的唐代長安古音裏算是引用了一部分不空學派的密咒對音 (Les transcriptions de Dhāraṇī de l'École d'Amoghavajra) (6)，直到一九二三年鋼和泰 (von Staël-Holstein) 發表了音譯梵書和中國古音 (7) 之後，在中國音韻學的研究上才起了一種新的變化。國內學者第一個應用華梵對音來考訂中國古音的要算是汪榮寶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 (8)，因此引起了古音學上很大的辯論。至於應用這種方法在聲母考訂上的我這篇短文還算是一種發端的嘗試。我對於應用華

(1) *L'étude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chez les Chinois*, Le magasin encyclopédique, Octobre, 1811.

(2) *Le lotus de la bonne loi*. 1852.

(3) *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1861.

(4)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1904.

(5) *Prononciation ancienne de caractères Chinois figurant dans les transcriptions Bouddhiques*. T'oung Pao XIX, 1920.

(6)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P. 20, BEFEO XX 1920.

(7) 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四七頁至五六頁。

(8) 同上二四一頁至二六一頁。

梵對音考證中國古音的方法雖然認為要有相當的限度，可是對於推求守溫字母的音值上却覺得頗可信據的。

我為解決這個問題一共選擇了一百五十五個含有“舌音”(linguals or cerebrals)的梵名。在含有ㄊ音的五十一個梵名裏凡有四十五個對譯知母；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Anuṣṭubhchandas	阿菟訶闍提 ⁽¹⁾	百論疏一
Ariṣṭaka	阿鞞吒, 阿梨瑟吒	翻梵語九
Aṭali	阿吒釐	西域記十一
Aṭaṭa	頹嘶吒, 阿吒吒, 歇嘶吒	瑜伽師地論四, 俱舍論寶疏十一
Āṭavika	阿吒嚩迦, 阿吒薄俱, 遏吒薄	慧琳音義十二
Aṭṭana	阿吒那劍	十誦律二十四
Bhrgiriṭi	苾噯吃嚩知	大日經疏五
Bhṛkuṭi	毘俱胝, 毘俱知, 苾唎俱胝	不空羼索心咒王經下, 大日經疏五, 蘇婆呼經下
Caṭaka	蹉吒迦	正法念經十六
Devakūṭā	提婆俱吒	善見律七, 翻梵語
Dhṛtarāṣṭra	提多羅吒, 提頭賴吒	四天王經, 金光明經二
Dhruvapaṭu	杜魯婆跋吒	西域記十一
Ekajaṭā	翳迦惹吒	一髻尊陀羅尼經
Ghandhakuṭi	健陀俱知, 健陀俱胝	毘奈耶雜事二十六, 名義集七
Hāṭaka	阿吒迦	探玄記二十
Kaniṭa	闍膩吒王, 闍尼吒王	付法藏傳五, 行事鈔上一
Kaṭabhūṭana or Kaṭapūṭana	迦吒富單那, 迦吒布單那 婆吒布怛那, 竭吒富怛那	首楞嚴經, 梵語雜名, 玄應音義二十一, 慧琳音義十八
Kheṭa	契吒	西域記十一
Koṭi	俱致, 俱胝, 拘致	玄應音義五, 慧琳音義一, 華嚴疏鈔十三上
Kukkuṭapadagiri	屈屈吒播陀	西域記九
Kukkuṭa-ārāma	屈屈吒阿濫摩	釋迦方誌下, 西域記八

(1) 凡斜體羅馬字皆與粗黑體漢字相對，下同。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Kukkuṭa-iśvara	矩矩吒翳說羅	寄歸傳一，慧琳音義八十一
Kurantaṇṭa	鳩蘭單吒	千手陀羅尼經
Kuṭaśalmali	拘吒賒摩利，居吒奢摩離， 究羅臚摩羅	起世經五，起世因本經一 長阿含經十九，
Mālakuṭa	秣羅矩吒	西域記十
Markaṭa	摩伽吒	玄應音義一，翻譯名義集二
Mātṛceṭa	摩呬哩制吒	寄歸傳四
Naṭa	那吒	毘沙門儀軌
Pāpacāṭa	波婆遮吒	大威德陀羅尼經十
Paṭala	波吒羅	慧琳音義廿五，慧苑音義下， 梵語雜名
Paṭaliputtra	波吒釐，波吒梨那，波吒釐 子，波吒利弗，鉢吒補怛羅	玄應音義二十五，西域記八， 善見律一，宗輪論述記，華 嚴疏鈔四十五
Paṭṭa	鉢吒	有部毘奈耶二十三，大日經 三，梵語雜名
Pūrṇaghaṭa	本囊伽吒，本那伽吒	慧苑音義上
Rāṣṭrapāla or Rāṣṭravara	賴吒卿羅，羅吒婆羅	付法藏傳五，中阿含經三十 一
Samghāṭi	僧伽臚，僧伽致，僧伽知 僧伽鷄，僧伽梨	西域記二，玄應音義十四， 寄歸傳二
Samghāṭasūtra	僧伽吒經	元魏月婆首那譯經名
Sanjayavāiraṭṭi-Putra	刪闍夜毘羅胝子	維摩經註三
Sphāṭika	薩頗臚迦，破置迦	大智度論十，玄應音義二十
Śāṭaka	舍吒迦	梵語雜名
Traṭa	怛囉吒	大日經疏九
Utkuṭa	優俱吒坐，唄俱吒坐	金剛頂經一，慧琳音義三十 六
Utkuṭuka	唄屈竹迦	寄歸傳三
Vajra-aṭṭahāsa	跋折羅吒訶沙	陀羅尼集經八
Vajra-muṣṭi	跋折羅母瑟知	陀羅尼集經四
Yaṣṭi-vana	洩瑟知林，洩悉知林	西域記九

而對譯澄母的祇有四個；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Ghaṇṭi	𪛗稚，𪛗遲，𪛗槌，𪛗椎 𪛗地	玄應音義十四，元照釋行事 鈔上之一，羯磨疏，五分律
Ghaṇṭi-sūtra	𪛗稚梵讚	宋法天譯經名
Ghaṇṭin	𪛗坻	智度論八
Nilapiṭa	尼羅蔽荼	西域記二

對譯定母或穿母的各有一個。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Mahārāṣṭra	摩訶刺陀	西域記十一
Kuṭumba	屈忝婆	大毘婆沙論

在含有 h 音的十一個梵名裏，凡有七個對譯徹母；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Akaṇiṣṭha	阿迦扼瑟攏，阿迦扼瑟掃，阿迦尼瑟吒 阿迦貳吒，阿迦尼吒，阿迦尼沙託	玄應音義六，玄贊二，慧苑 音義上，法華經序品
Ariṭṭha	阿栗抽	善見律毘婆沙一
Dantakāṣṭha	彈多扼瑟攏，憚哆家瑟訖，𪛗哆家瑟哆	玄應音義十五，寄歸傳一， 梵語雜名
Kaṭhina	迦絺那，羯恥那	玄應音義二十三，行事鈔 上之四，飾宗記八
Kauṣṭhila	拘絺羅，俱絺羅，拘瑟恥羅 俱瑟社羅，拘瑟社羅	玄應音義二十三，慧琳音 義五十六，百緣經十，阿 彌陀經通贊上，名義集一
Mahākauṣṭhila	摩訶俱絺羅，摩訶拘絺羅	同上
Vasiṣṭha	婆私瑟攏，婆私吒	俱舍光記十五，雜阿含經 三十四

而有對譯知母的祇有三個；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Daśabhūmi Pratiṣṭhite	答攝蒲密卜羅牒瑟吒諦	Eitel's <i>Hand book of Chinese Buddhism</i>
Gyaiṣṭha	逝瑟吒，際史吒	西域記二，梵語雜名
Kharoṣṭha or Kharoṣṭhi	佉盧虱吒，佉路瑟吒 佉盧虱底	大集月藏經七 大莊嚴經四

對譯透母的祇有一個。

梵音	華音	譯名出處
Nirkaṇṭhaka	尼建他迦，尼延他柯	大孔雀經上
在含有 ḍ 音的三十六個梵名裏，凡有三十一個對譯澄母；		
梵音	華音	譯名出處
Anathapiṇḍada	阿那他賓荼陀	玄應音義二
Anatha Piṇḍa-gṛhapati	阿那他賓荼揭利呵跋底	飾宗記八
Anathapiṇḍadasya-ārāma	阿那他賓荼駄寫耶阿藍磨	玄應音義三
Avanḍa	阿華荼	西域記十一
Ārāḍakālama	阿邏荼迦邏摩	過去現在因果經三
Caṇḍāla	旃荼羅，旃陀羅	玄贊九，玄應音義三，法顯傳
Chamaṇḍa	遮文荼	演密鈔五
Cūḍapanthaka	注荼半托迦，周稚般他迦 周利槃陀迦	善見律毘婆沙十六，有部毘 奈耶三十一
Ḍākinī	荼枳尼天	大日經疏十
Daṇḍaka	彈宅迦	二十唯識述記下
Drāḍa	達羅毘荼，達羅弭荼 陀毘荼，陀毘羅	西域記十，瑜伽論九，同倫 記九，佛本集經十一，大部 補註十一
Garuḍa	揭路荼 迦樓羅，迦留羅	俱舍光記八，探玄記二，慧 苑音義上，慧琳音義，法華 文句二
Irṣyāpaṇḍaka	伊利沙般荼迦	名義集二
Kaṇḍa	蹇荼	大日經二
Kāuṇḍinya	僑陳如，僑陳那	佛本行集經，玄應音義二十四
Kuṇḍa	軍荼，君荼	慧琳音義三十六
Kuṇḍika	軍持，君持，軍遲，君遲 掘稚迦，君稚迦	大悲心陀羅尼，陀羅尼集三， 玄應音義十四，西域記十，玄 應音義九，慧琳音義八十二
Kumbhāṇḍa	鳩槃荼，究槃荼，恭畔荼， 弓槃荼，鳩滿拏	探玄記二，慧苑音義上，玄應 音義二十一，梵語雜名
Maṇḍaka	漫荼迦，門擇迦	大日經疏七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Maṇḍala	曼荼羅，漫荼羅，曼陀羅，漫怛羅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探玄記二十，慧琳音義十，演密鈔四，大日經疏三
Muṇḍa	文荼	寄歸傳四
Pañcālacaṇḍa	般遮羅毬荼，般遮羅旃陀	大孔雀經，大孔雀王咒經上
Pāṇḍaka	般荼迦，半擇迦	玄應音義十七馱飾宗記七
Pakṣapaṇḍakas	博叉般荼迦	名義集二
Pātrapinḍapatika	波怛囉賓荼波辰迦	飾宗記五
Pinḍapāla	儼荼波多	大乘義章十一，玄應音義五，名義集七
Puṇḍarika	奔荼利迦，分陀利迦 分陀利，芬陀利	慧琳音義三，大日經疏十五，玄應音義三，慧苑音義上，華嚴疏鈔八
Ruṇapaṇḍakas	留拏般荼迦	名義集二
Saddharmapuṇḍarika	薩達磨奔荼利迦，薩達磨芬陀利，薩達磨奔拏里迦	法華玄贊一 慧琳音義二十八
Uḍakhaṇḍa	烏鐸迦漢荼	三藏法師傳五
Vaidūrya	鞞鞞利夜，吠瑠璃耶 吠努離耶	慧苑音義上 梵語雜名

而對譯定母的祇有五個。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Karaṇḍa or Karaṇḍaka	迦蘭陀，柯蘭陀，迦蘭，迦，羯蘭鐸迦	玄應音義十九
Pinḍavana	貧陀婆那	阿育王經七
Pinḍolabharadvāja	賓頭盧頗羅墮	大乘論上，元照彌陀經疏
Ṣaṇḍagirikāh	山拖伽梨柯；沙那利迦	部執異論；舍利弗問經
Ṣaṇḍala	闍提羅	拾遺古德傳四

含有 ḍh 音的梵名比較其他各音都少，在我所選的當中一共才有四個，可是除去一個對譯微母的，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Ṣaṇḍha	扇掘	名義集二

其餘的三個仍舊和澄母相對。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i>Āṣaḍha</i>	類沙荼，阿沙荼	西域記二
<i>Uttarāṣaḍha</i>	嚕怛羅類沙荼	西域記六
<i>Virūḍhaka</i>	毘盧宅迦，毘盧擇迦	玄應音義二十三

所以我們根據這些材料所得的結果恰好和前項的推論若合符節；那末知微登應讀作 *t*, *t̪h*, *d̪* (或 *dh*)，格外可以添一層保障了。但是 *ṇ* 和娘的對音，就比較這三母略爲糾紛了。在我所選的含有 *ṇ* 音的五十三個梵名裏凡有四十個對譯娘母；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i>Anu</i>	阿拏，阿菟，阿耨	法苑義林章五，大日經疏一
<i>Aśvakarṇa</i>	類濕縛羯拏	玄應音義二十四
<i>Atharvaṇa</i>	阿闍婆拏	四吠陀第四
<i>Aviddha Karṇa Saṅgha-ārāma</i>	阿避陀羯刺拏僧加藍	西域記七
<i>Bhāṇi</i>	槃尼，婆尼	西域記五
<i>Bhikṣuṇī</i>	比丘尼，苾芻尼	俱舍光記十四，慧琳音義二
<i>Dakṣiṇā</i>	達觀拏，駄器尼，達嚩	西域記十，玄應音義一
<i>Dhāraṇi</i>	陀羅尼，陀隣尼	大乘義章十一，佛地論五，智度論五；可洪音義一下
<i>Guṇaprabha</i>	瞿拏鉢刺婆，瞿拏鉢賴婆	西域記四
<i>Guṇamati</i>	婁拏末底	唯識述記一
<i>Hiraṇya Parvata</i>	伊蘭拏鉢伐多	西域記十
<i>Hiraṇyavati</i>	尸賴拏伐底，尸離刺拏伐底	西域記六
<i>Kācamāṇi</i>	迦遮末尼，迦柘末尼	玄應音義廿一，慧琳音義三
<i>Kapphiṇa</i>	劫比拏，劫賓那，劫譬那	名義集一，法華義疏一
<i>Karṇasuvarṇa</i>	羯羅拏蘇伐刺那	西域記十
<i>Kārṣāpaṇa</i>	羯利沙鉢拏，迦利沙波拏 迦履沙彌拏，羯利沙鉢那	玄應音義二十一，慧琳音義十三，俱舍寶疏二十二，可洪音義
<i>Kuṇāla</i>	拘拏羅，鳩那羅	玄應音義五
<i>Kuraṇa</i>	拘浪拏，屈浪拏，屈浪那	西域記十二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Lavaṇi	臘伐尼林	西域記六
Maṇi	摩尼，末尼	玄應音義一及二十三，慧苑音義上，仁王經良賁疏下
Maṇibhadra	摩尼跋陀羅	慧琳音義二十六
Manuṣyānam	摩覓舍喃	名義集一
Nārāyaṇa	那羅野拏，那羅延	嘉祥法華義疏十二，玄應音義二十四，慧琳音義六
Pāṇini	波尼儺	寄歸傳四
Parinirvāṇa	波利呢縛喃	名義集十二
Pūraṇa Kāśyapa	布刺拏迦葉波，哺刺拏迦攝波子，梔刺拏，富蘭那迦葉	飾宗記七，毘奈耶雜事三十八，玄應音義二十三
Pūrṇamaitrāyaṇi-putra	補刺拏梅咀麗衍尼弗咀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	西域記四 維摩經註三，法華光宅疏一
Pūrṇavarman	補刺拏伐摩	西域記八
Śramaṇa	室羅磨拏，沙迦憊囊，室囉末拏	法華玄贊二，玄應音義六，慧苑音義上，慧琳音義十八
Śrāmaṇeraka	室羅末磨尼羅，室羅磨洛迦	寄歸傳三，飾宗記四
Śrāvāṇa	室羅縛拏，室羅筏拏，室囉囉那	西域記二，俱舍光記十一
Suvarṇa-gotra	蘇伐刺拏瞿怛羅	西域記四
Uṇādi	鵝拏地	寄歸傳四
Uṣṇisa	烏瑟膩沙，唄瑟尼沙，鬱瑟膩沙	玄應音義二十一，慧琳音義四
Vaiśravaṇa, or Vaiśramaṇa	吠室羅摩拏，韓舍羅婆拏，韓室羅憊囊，毘沙門	毘沙門天王經
Vajrapāṇi	跋闍羅波膩	名義集四
Vaṇa	唄匿	玄應音義七
Vāraṇasi	波羅痾斯，波羅奈，波羅捺	西域記六，玄應音義二十一，法華義疏四
Viṣṇu	韋紐，毘紐，毘瑟紐，微瑟紐，毘搜紐，毘瑟攸，毘瑟怒	智度論二，大日經疏五，玄應音義廿二，不空絹索經二
Vyākaraṇa	毗耶羯刺謨，毘伽羅	慈恩三藏法師傳三

有十個對譯泥母；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Drōṇādana-Rādja	途盧諾檀那	起世經十，彰所知論上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Guna	求那	百論疏上，楞伽經二
Gunabhadra	求那跋陀羅	梁高僧傳三
Gunavarman	求那跋摩	梁高僧傳三
Gunavṛddhi	求那毗地	梁高僧傳三，歷代三寶紀十一
Kṣana	刹那	探玄記十八，俱舍論十二，西域記二
Koṅkanapura	恭建那補羅	西域記十
Puṇyayaśas	富那奢，富那夜奢	付法藏傳五
Purṇa-bhadra	布魯那跋陀羅	毘沙門天王經
Sanavāsa	舍那婆斯，商諾迦縛娑	付法藏傳二，阿育王傳五，佛祖統紀七

這種例外的數目已竟比較知微澄三母增加了好多；並且在 y[ɿ] 音的前面，還有三個轉到日母的。

音 梵	華 音	譯名出處
Puṇyaśālā	奔攘舍羅	西域記四
Puṇyatara	弗若多羅	梁高僧傳二
Puṇyopāya	布如烏伐耶	Eitel's <i>Hand book of Chinese Buddhism</i>

再從反面看呢，含有“齒音”(Dentals) n 母(ㄋ)的梵名也有十四個混入ㄋ母的：

梵 音	華 音	譯名出處
Godhanya	瞿陀尼，瞿耶尼，俱耶尼	玄應音義十二，慧苑音義上，起世經一
Kanika	羯尼迦，迦尼迦	慈恩傳三，慧琳音義二十五
Kaniṣka	迦尼色迦	西域記
Kanakamuni	迦諾迦牟尼，俱那含牟尼	長阿含經一
Lumbini or Limbini	藍毘尼，藍鞞尼，流毘尼，林微尼	玄應音義十九
Muni	牟尼，文尼	毘奈耶雜事二十，玄應音義十八
Nemimdhara	尼民陀羅，尼民達羅，尼民陀	玄應音義二十四，慧苑音義下

梵名	華名	譯名出處
Nēpāla	尼波羅	西域記七
Nidāna	尼陀那	智度論三十二, 慧苑音義上, 開宗記一
Nirarbuda	尼刺部陀	俱舍論十一, 順正理論三十一
Nirgranthajñāti	尼乾陀若提子, 尼犍陀弗咄羅	唯識述記一
Nirmānarati	尼摩羅天	玄應音義三
Nyagrodha	尼拘盧陀, 尼拘類陀, 尼拘履陀, 尼拘陀	玄應音義二十四, 慧琳音義十五
Phālguna	頗勒塞婆	西域記二

那末, 從這種現象的啓示, 我們更可以明白守溫所以不敢別立娘母的緣故了。

現在爲便於閱覽起見, 我再把本項所收的材料總括爲下面的四個表:

知與†華梵對音統計表

譯 梵 音 統 計	知		澄		定		來		穿
	二等	三等	二等	三等	一等	四等	一等	三等	三等
ṭa	吒 𑖀 陟駕 陟轄 48 2		茶 宅加 1				羅 魯何 1		
ṭi		知 𑖀 致 置 陟離 張尼 陟利 陟吏 7 7 3 1		稚 遲 槌 椎 直利 直利 直追 直追 2 1 1 1		地 徒四 1		梨 力脂 1	鷄 處脂 1
ṭin			坻 直尼 1						
ṭra	吒 陟駕 4				陀 徒何 1				
ṭu	吒 陟駕 2								
ṭuk		竹 張六 1							
ṭum									忞 尺尹 1

徹與 ʈh 華梵對音統計表

譯文統計 梵音	華音	徹		知	透	端
		二等	三等	二等	一等	四等
ʈha		攏 訖 哆 丑皆 丑亞 敕加 3 1 1	搥 抽 丑例 丑鳩 1 1	吒 陟駕 8	他 託 託何 他各 2 1	
ʈhi			絺 恥 祉 丑飢 敕里 敕里 5 2 2	吒 陟駕 3		底 都禮 1

澄與 d, ɖh 華梵對音統計表

譯文統計 梵音	華音	澄		徹	定		端	透	娘	泥	來	
		二等	三等	二等	一等	四等	一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一等	三等
ɖa		茶 茶 擇 宅 宅加 宅加 鳩伯 鳩伯 25 9 2 1	稚 直利 1		陀 馱 徒何 徒何 10 1	提 杜奚 1	怛 當割 1	拖 吐羅 1	拏 女加 2	那 諾何 1	羅 魯何 3	利 力至 1
ɖak					鐸 徒落 2							
ɖi			持 遲 稚 直之 直尼 直利 2 2 2									
ɖin			陳 直珍 2									
ɖo					頭 度侯 1							
ɖu			稠 直由 1							努 奴古 1		璫 力求 1
ɖha		茶 擇 宅 宅加 鳩伯 鳩伯 3 1 1		攏 丑皆 1								

娘與 η 華梵對音統計表

華 音 梵 音	娘		泥	日	定
	二 等	三 等		三 等	一 等
na	拏 癡 喃 誦 女加 女點 女咸 女咸 29 1 1 1	尼 匿 女夷 女力 1 1	那 諾 囊 奈 捺 諾何 奴各 奴當 奴帶 奴曷 17 2 2 1 1		
nam	喃 女咸 1				
ne	拏 女加 1	尼 女夷 1			
ni		尼 膩 女夷 女利 16 3			
nu	拏 女加 1	紐 女久 5	𪛗 𪛗 怒 奴豆 乃都 乃故 1 1 1		菟 同都 1
nya	拏 女加 3		那 諾何 2	攘 若 汝陽 人者 1 1	
nyo				如 人諸 1	
na	拏 女加 1				
ne		尼 女夷 4			
ni		尼 女夷 15			
nya		尼 女夷 7			

從這四個表裏，我們對於第二段所得的結果還可以補充兩點：（一）第二段所舉的梵文字母譯音只限於 a 韻，所以除去一個“哲”字都屬於二等，由這個表看來，我們可以知道 t, th, d, dh, η 的對音並不專限知徹澄娘的二等字；（二）透類的輔音不單濁聲的 dh 母例子太少而且和 d 母同對澄母，就是清聲 th 母轉入戛類的也不算少，可見當時譯者或筆受者對於送氣和不送氣的分別或者感覺相當的困難。至於那些轉到

其他各母的例外，我想恐怕是譯者方音的不同，或者是所據原本的歧異，和我假設的原則並不發生妨礙的。

(五) 從藏譯梵音證明

通密繖布喇 (Thon-mi Sam-bhota) 所創造的藏文三十字母 (A.D. 632) (1)，並沒有梵文所謂“舌音” (linguals)。所以西藏翻譯的佛經或陀羅尼遇到這幾母的時候便用反寫的 ཏ་ (ta) ཐ་ (tha) ཌ་ (da) ལ་ (dha) ཎ་ (na) 表示。照西藏人的讀音習慣，念作：

ཏ་	ཏ་	ཏ་	ཏ་	(ta lo tra)
ཐ་	ཐ་	ཐ་	ཐ་	(tha lo thra)
ཌ་	ཌ་	ཌ་	ཌ་	(da lo dra)
ལ་	ལ་	ལ་	ལ་	(dha lo dhra)
ཎ་	ཎ་	ཎ་	ཎ་	(na lo na)

ཏ་ (lo) 即反轉之意。在子道泉所譯的梵語燈 (legs'sbyar'smra'baḥi'sgron'me) 裏，有幾句關於這幾母音值的話：

“30· 第三部頭四字之讀音，

31· 如 ཏ་ 字部之下繫一 ཏ་ 字，

32· 但舌尖須略向上彎。

第三部之頭四字 ཏ་ཐ་ཌ་ལ་ 之讀音，如 ཏ་ 字等下繫一 ཏ་ 字即 ཏ་ཏ་ཏ་ཏ་ 其分別爲舌尖須略向上彎曲。第五 ཎ་ 字之讀音如 ཏ་ 字上加一 ཏ་ 字而舌尖略向上彎曲者”。

照牠所說這幾母似乎應當讀作國際音標的 [t] [tʰ] [d] [dʰ] [n] 才對，但是據拉薩羅桑桑結 (blo·bzang·sangs·rgyas) 的讀音，牠們却變成舌尖後音的塞擦聲，並且第三第四兩母變成第一第二兩母的低調，第五母和 ཏ་ 沒有分別：

ཏ་ [tʂa] ཐ་ [tʂʰa] ཌ་ [tʂa] ལ་ [tʂha] ཎ་ [na]

這種轉變的現象和現代北平開封南京等處方言對於知徹澄娘的轉讀恰好相同。梵文的

(1) 蒙古源流卷二；L. A. Waddell's Lamaism, pp. 21, 22.

[t][tʰ][d][dʰ][n] 等既然可以變成現代拉薩音的 [ts][tsʰ][n]，那末，我們很自然的就可以推斷現代北平開封南京等處方言裏從知徹澄娘變來的 [ts][tsʰ][n] 也是從中古音的 [t][tʰ][d][dʰ][n] 演化而成的了。

(六) 從現代方音上證明

知徹澄三母在現代方音裏的轉變頗為複雜：從部位上說，有的讀作舌尖音 (dental)，有的讀作舌尖後音 (supradental)，有的讀作舌面前音 (palatal)，還有一小部分轉作脣音；從狀態上說，有的讀作塞聲 (plosive)，有的讀作塞擦聲 (affricative)，還有一小部分轉作擦聲 (fricative)。因此高本漢覺得這幾母的音值單靠現代方言是不能完全解釋的⁽¹⁾。他的意見固然不錯，但是我們如果用旁的證據已然可以考見知徹澄的部位和狀態，那末也未嘗不可以從現代方言裏尋出牠們讀音的正變來。由上兩段所得到的例證，我們既然可以考見知徹澄是舌尖後塞聲，那末凡是轉到其他部位或其牠狀態的，都可認為變讀；凡有可以證明前項假設的，便不能因為變讀的太多而忽略僅存的碩果。這三母在現代方言中的轉變，高本漢曾經列過三個表，現在把牠們彙錄如下：

(1) *Phonologie Chinoise*, P. 415.

知母方音演變表(1)

知	二 等		三 等	
	開	合	開	合
西安	ts	pf	ʈs, ʈ	pf
蘭州	ts	ʈ	ʈs, t	ʈ
平涼	ts	ʈ	ʈs, ʈ	ʈs, ʈ
三水, 桑家鎮, 涇州	ts		ʈs, ʈ	ts
歸化, 文水, 忻縣	ts		ʈs	ts
懷慶, 大同	ts	ʈs		
北平, 南京, 四川	ts, ʈs	ʈs		
溫州	ts	č	ts	č, ts
甯波	ts		č, ts	č, ts
漢口, 揚州	ts		č, ts	
客家	ts		č	
高麗	t', č', č		č', č	
日本	t		t, ʈs	t, ʈs, ts
汕頭	t		t, č, ts	
福州, 廈門	t			
安南東京	ʈ			
開封, 交趾	ʈs			
廣州	č			
太原, 太谷, 鳳台, 平陽, 固始, 上海	ts			

(1) *Phonologie Chinoise*, P. 391。惟 [tʂ] [ʈ] 兩音標爲印刷便利計，稍有改動。以下兩表同。

徹母方音轉變表(1)

徹	二 等	三 等	
		開	合
西安	ts'	ʈs', t'	pf'
蘭州	ts'	ʈs', t'	t'
平涼	ts'	ʈs', t'	ʈs', l'
三水，桑家鎮，涇州	ts'	ʈs', t'	ts'
歸化，溫州，忻縣	ts'	ʈs'	ts'
溫州	ts'	ts'	č'
寧波	ts'	č', ts'	č'
漢口，揚州	ts'	č', ts'	
懷慶，大同	ts'	ʈs'	
客家	ts'	č'	
日本	t	t, ʈɕ	
高麗	t'	č'	
汕頭	t'	č', ts', t'	
廈門	t'	č', t'	
福州	t'	ʈɕ', t'	
北平，開封，南京，四川	ʈs'		
廣州	č'		
太原，太谷，鳳台，平陽，固始，上海	ts'		
交趾	s(安南國語x), s(安南國語s)		
安南東京	s(安南國語 x 和 s)		

(1) *Phonologie Chinoise*, P. 393.

澄母方音轉變表(1)

澄	平			仄			
	二等	三等		二等		三等	
	開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西安	ts'	ts', t'	pf'	ts	pf	ts, t	pf
蘭州	ts'	ts', t'	t'	ts	t	ts, t	t
平涼	ts'	ts', t'	ts', l'	ts	t	ts, t	ts, t
三水, 桑家鎮, 涇州	ts'	ts', t'	ts'	ts		ts, t	ts
歸化, 文水, 忻縣	ts'	ts', t'	ts'	ts		ts	ts
漢口, 揚州	ts'	č', ts'		ts		č, ts	
懷慶, 大同	ts'	ts'		ts	ts		
北平, 南京, 四川	ts'			ts, ts	ts		
開封	ts'			ts			
廣州	č'			č			
太原, 太谷, 鳳台, 固始	t'			ts			
平陽	ts'			ts', ts			
客家	ts'	č'		ts'		č'	
高麗	t	č', č		t, t'		č', č	
日本	t	t, tɕ	t, tɕ, ts	t		t, tɕ	t, tɕ, ts
汕頭	t, t', ts', č'			t, t', ts, č			
福州, 廈門	t', t						
安南東京	t						
交趾	ts						
上海	dz 和 z						
溫州, 寧波	ʃ, dz						

(1) *Phonologie Chinoise*, P. 396.

在上面這三個表裏，除去轉成塞擦聲或擦聲的以外，可以證實我的假設有西安，蘭州，平涼，三水，桑家鎮，涇州等六處方音⁽¹⁾。方法相同而部位稍變的：福州，廈門和汕頭日本高麗的一部分讀作的 [t]；安南東京讀作 [t̚]。在我看來，讀 [t] 的可以作上古音的佐證，讀 [t̚] 的可以證明 [t] 音軟化以後的三等字。高本漢根據安南音認為知徹澄的二三等都應讀作 [t̚]，[t̚ʰ]，[d̚ʰ]，我覺得頗有討論的餘地。（詳後）

娘母在現代方音裏的轉變，高本漢把牠和泥母合起來列了一個表：

泥娘兩母方音轉變表⁽²⁾

泥 娘	一 二 等	三 四 等
北平，鳳台，固始，揚州，福州，廣州，高麗，日譯吳音	n	
安南	ŋ	
漢口，南京	l	
汕頭，廈門	l, n	
客家	l, n	l, n, ŋ, ɲ
甘肅	l, n	ɲ
三水，桑家鎮	l	ɲ
四川	l	n, ɲ
歸化，大同，太原，太谷，西安，開封，懷慶，上海	n	ɲ
寧波	n	n, ɲ, ɲ
溫州	n	ɲ
文水，忻縣，平陽	nd	ɲd̚
日譯吳音	d	d, d̚ʰ

(1) 這幾處方言的“正齒音”雖然也和“舌上音”有相同的變化，然而從旁方面的證據我却以為“舌上音”是本讀，“正齒音”是變讀。並且安南譯音的“正齒音”也有一部分同“舌上音”一律變成[t̚]音的。

(2) *Phonologie Chinoise*, P. 470。惟 [p] [ɲ] [ʃ] 等音標為印刷便利計稍有改動。

在這個表裏，祇有安南音和我所假設的相合，但泥娘一致讀成 [ŋ] 音，也很難看出牠們的分別。從音理上講，舌尖塞聲和舌尖後塞聲的不同還比較容易分辨，至於舌尖鼻聲和舌尖後鼻聲的微細區別，除非用假上顎來試驗恐怕很難聽得出來的。泥娘兩母所以在切韻反切和華梵對音裏混亂的較多，以及娘母所以後起，大半都由於這個緣故。至於宋朝的韻表所以把娘母獨立，一方面固然爲求韻表相稱，一方面娘母的音值恐怕已竟由 $\eta > \eta j > \eta$ 了。

(七) 從韻圖的排列上證明

知徹澄娘和照穿牀審禪兩組聲母，在韻鏡，七音略，四聲等子和切韻指南裏都照着下面這種方式排列：—

	舌 音	齒 音
一等	端透定泥	精清從心邪
二等	知徹澄娘	照穿牀審○
三等	知徹澄娘	照穿牀審禪
四等	端透定泥	精清從心邪

高本漢爲考訂知等照等的音值曾經根據這種排列的方法列成一個方程式：

$$t \text{ (端)} : \text{知} = ts \text{ (精)} : \text{照} \dots\dots\dots (1)$$

或者寫作：

$$\text{知} : \text{照} = t : ts \dots\dots\dots (2)$$

他解析這個方程式因而決定了知是塞聲，照是塞擦聲，⁽¹⁾ 這的確是一種很巧妙的推斷。然而他對於知等發聲部位 (Place of Articulation) 的判定，却没有他推斷知等發聲方法 (Manner of articulation) 這樣精確不移。因爲上列的方程式如果變換一種樣子也可以寫作：

$$\text{知} : \text{照} = X \text{ 塞聲} : X \text{ 塞擦聲} \dots\dots (3)$$

從反切上字看，照組的二三等應當分作兩類，已竟成了確定的事實；高氏讀照組二等作舌尖後音的塞擦聲，三等作舌面前音的塞擦聲，大體上也可以得到我們的承認；那

(1) *Phonologie Chinoise*, pp. 50, 51.

末，如果把這兩種已知的音值代入 (3) 式的 X，便可以得出下面兩個結果：

知二：照二 = 舌尖後塞聲：舌尖後塞擦聲 = t : tʃ (4)

知三：照三 = 舌面前塞聲：舌面前塞擦聲 = ʈ : ʈʃ (5)

但是高氏因為知組二三等在反切上字和安南語音裏都不像照組二三等那樣分用不混，所以主張二三等一律讀作 [t] ⁽¹⁾，這不單代入上列的 (4) 式立刻發生不均衡的現象，而且從別的方面看也有好多講不通的地方。高氏主張知組二三等一律作舌面前音的理由，一共有兩層：“第一層知徹澄祇用在第一個字是 i 的韻母前面。假若聲母是舌尖後音，是硬音，牠既然和 i 音反對，而偏偏在這些韻母裏出現，那就有點兒古怪了。並且在方言裏知母讀作舌尖後音的（如北京的 tch）就會把古音的 i 失掉。所以‘張’就讀成 ‘tchang’，而不是知+iang了。因為這個緣故，我覺得北京的舌尖後音的讀法，是在比較近一點兒的時代才發現的。第二層，在韻圖裏不見於三等的聲母祇有舌尖音 t, ts 兩種，這是很可以叫人起勁的。因為在別的语言 (Scandinaves 和 Slaves) 的例裏，很可以告訴我們舌尖音假如在 i 音的前頭很容易軟化的。軟化的舌尖音就很容易變成舌面前音（北京音就有 tsi > tsji > tʃi 的例）” ⁽²⁾。他所主張的第二層理由應用在三等字上還沒有什末大問題。但是我對於第一層理由所見恰好和他相反。因為他所以不主張知組讀作舌尖後音的根據祇在硬音和 i 類韻母不能相容的一點，這在他的中國音韻學裏假定二等韻母也有 i 介音的時代自然還可以言之成理；及至後來他作中國古音考既然接受馬伯樂的意見取銷了二等的 i 介音 ⁽³⁾，而對於知組的音值却仍保持舊說，沒有修改，以致我們遇到二等江庚皆山等韻的知組字便感到拗不成音的困難！如果照我從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裏所找到的證據，不單知組的二等字可以讀作舌尖後音，就是三等字也沒有什末例外：這豈不是恰好可以推翻高氏的舊案麼？不過這樣假設在二等字固然可以講得通，遇到三等字仍舊免不了高氏第一層理由所顧忌到的困難；並且代入上列第 (5) 式中一樣發生不均衡的現象。照我的看法，舌尖後音遇到 i 類的三等韻母的時候，往往互相異化而朝着兩個方向轉變：（一）把 i 音吞掉保持牠的本音而變

(1) *Phonologie Chinoise*, pp. 51—54; 428, 437.

(2) *ibid.* pp. 51, 52.

(3)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oung Pao XXI. P. 24.

韻母爲二等，例如蘭州平涼等處方音和等韻家所謂“內轉”各攝的“正齒音”二等字⁽¹⁾；
 (二)被 *i* 音軟化使本音有變近舌面前音的傾向，例如安南方音。所以我雖然從各方面都可以考見知徹澄應當讀作舌尖後的塞聲，可是在照組三等已竟顎化以後我也不否認牠們有軟化的傾向。然而若是談起先後正變來，我總覺得舌尖後音在先，顎化音在後；舌尖後音是正讀，顎化音是變讀。即以北平的“張”字而論，我想牠在中古音本來應當讀作 [tʃian]，後來循着上面所舉的第一變軌把 *i* 音吞掉，所以由 [tʃian] > [tʃan] > [tʃaŋ]。牠在別處方音裏也有循着第二變軌而使聲母顎化的，所以就由 [tʃian] > [tʃian] > [tʃiaŋ]。如果照高氏的說法固然也可以有由 [tʃian] > [tʃiaŋ] > [tʃiaŋ] > [tʃaŋ] 的可能，然而從上兩段的佐證看，我總覺得北平“張”字的演變，根本就許不是按着這個方式來的，所以我對於他的理論不能完全接受。

高本漢關於娘母的考訂和其牠三母稍有不同。他一方面因爲泥母一等的反切上字“奴”也常常用在二等，所以相信古音的 *n* 有時像 *k, h* 那樣在一二四等是純粹的，三等是 *j* 化的；一方面又因爲娘母三等的反切上字“女”，也往往在二等發見，所以又疑心牠和知徹澄一樣，或者在二三等已竟完全變成舌面前音。在這兩種不同的情境之下，他雖然也承認後者的演變是可能的，不過覺得這個演變不會很早就有，必須到知等塞聲由 *j* 化變成顎化音這個演變才會發生。所以仍舊傾向前說，把一二四等標作 *n*，三等標作 *nj* ⁽²⁾。照我看來在知徹澄和端透定有分別的時候，娘和泥一定也是有分別的；不過因爲鼻聲比較塞聲容易混淆，所以在各方面都往往和泥母分割不清。藏譯梵音於 ཏ་པ་ཏ་ཏ་ 四母都和 ཏ་པ་ཏ་ཏ་ 有分別，惟獨 ཏ་པ་ 兩母混成一音，這便是我們一個很好的佐證。所以我覺得娘母本來也應當讀作 [ŋ]，因爲牠容易和泥日等相混所以唐末的三十字母還沒有劃分；宋人所以添立這一母，我想牠的三等必定由 *nj* > *n* 了。按照知徹澄三母的例，我覺得牠的演進應當是這樣：

二等 $\eta > n$ 三等 $\eta > nj > n$

照我這樣說法，何以解於知徹澄娘的反切上字二三等混而不分呢？我們要解答牠們所以不分，先得要知道其餘的聲母爲什末分。從切韻的聲母系統看，我覺得當初定

(1) 別詳拙著釋內外轉。

(2) *Phonologie Chinoise*, pp. 54-56; 476.

反切的人好像很瞭解所謂“音位”(Phoneme)的觀念似的。照瓊斯(Daniel Jones)的說法，凡是在一種音系裏，兩個相近的聲音，如果永遠不會在同一地位或同一條件之下發現的都可以歸納作一個音位⁽¹⁾。知徹澄娘以外的聲母凡是分成兩類的幾乎都是同時見於同韻的。單以照組而論，牠們在所謂“內轉”的東陽蒸仙侵支脂之魚虞尤諸韻裏碰了十一次頭，所以不得不分出兩類來。至於知組則不然。牠們的二等韻專見於江庚耕山刪咸皆佳夬肴麻十一韻，三等字專見於東鍾陽蒸真仙侵鹽凡支脂之魚虞宵尤十六韻，從來沒有同時見於同韻的。牠們既然可以屬於同一音位，所以反切上字並不加以區別。如果因為反切上字相同，便忽略旁方面的理由認為牠們的二三等應當讀作同樣的聲音，那何異於幾百年後根據國語羅馬字來考證北平音的人，見了j, ch, sh 三母便認為ㄐ ㄑ ㄒ和ㄐ ㄑ ㄒ本來沒有區別呢？

至於知徹澄娘的二三等在反切上字雖然看不出什末分別，可是從別的方面還可找出一點遺跡。據我比較切韻廣韻和集韻反切所得的結果，發見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凡以舌頭切舌上的“類隔”大多數都是屬於二等的。例如：

例字	韻目	等列	切韻反切	廣韻反切
戀	絳	二	丁降(端)	陟降(知)
齟	陷	二	都陷(端)	陟陷(知)
𪔐	覺	二	丁角(端)	竹角(知)
赧	濟	二	怒版(泥)	女版(娘)
女	語	三	乃據(泥)	尼據(娘)

這是切韻本作舌頭廣韻改爲舌上的例。在這四個字中除去一個“女”字都屬於二等。又如

例字	韻目	等列	廣韻反切	集韻反切
椿	江	二	都江(端)	株江(知)
𪔐	馬	二	都賈(端)	展賈(知)
罩	效	二	都敎(端)	陟敎(知)

(1) D. Jones: *The Pronunciation of Russian*; and *Definition of a Phoneme*, *Le Maître Phonétique*, troisième Série, No. 28.

寢	黠	二	丁滑(端)	張滑(知)
鵲	鑲	二	丁刮(端)	張鴉(知)
貯	語	三	丁呂(端)	展呂(知)
胝	脂	三	丁尼(端)	張尼(知)
掌	映	二	他孟(透)	耻孟(徹)
臈	皆	二	杜懷(定)	幢乖(澄)
瑒	梗	二	徒杏(定)	丈梗(澄)
湛	賺	二	徒減(定)	丈減(澄)
羆	佳	二	孀佳(泥)	尼佳(娘)
嫺	蟹	二	奴解(泥)	女蟹(娘)
揮	皆	二	諾皆(泥)	尼皆(娘)
絜	馬	二	奴下(泥)	女下(娘)
橈	效	二	奴教(泥)	女教(娘)
賃	沁	三	乃禁(泥)	女禁(娘)

這是廣韻本作舌頭集韻改作舌上的例，在這十七個字中除去“貯”“胝”“賃”三個字以外也都屬於二等。何以舌上音的二等字這樣容易和舌頭音相混，而三等字殊為僅見呢？我想這就是j化和不j化的痕跡。所以我們對於舌上音二三等的反切上字混而不分是無足顧慮的。

(八) 對於前人審辨知等音值的批評

前人對於知徹澄娘的審音，在國內方面可以分作三派：第一派措詞含混，使人無從確定他們的含義。例如：

呂維祺同文錄云：

正齒照穿牀三音與舌上知徹澄三音相類，而實不同。

李光地等韻辨疑云：

知徹澄娘四字，今音惟娘字入舌音泥字內，知徹澄三字俱混在照穿牀齒音內。據等韻諸書俱當作舌音，但端透定泥吐在舌尖，而知徹澄娘收在舌上

耳。今閩廣人知徹澄猶作舌音也。

江永音學辨微辨七音云：

舌上音 舌上抵齶

又辨疑似云：

知與照，徹與穿，澄與牀，易混者也。知徹澄必令出舌上，照穿牀必令舌不抵齶，而音出正齒，則不相混。

泥舌頭微擊齶，娘舌黏齶，二母尤難辨。

江有誥等韻叢說辨七音十類粗細云：

舌頭端透定泥 粗音舌尖擊齶，細音舌頭擊齶。

四母惟泥母細音與娘混，其餘俱不誤。

舌上知徹澄娘 粗音舌抵前齶，細音舌抵中齶。

他們所說的話，除去江永對於泥娘二母的分析還有一部分差強人意以外，實在並沒有確定出這四母的發音部位和狀態來，所以我們並不能從這一派得出什末清楚明瞭的觀念。

第二派的說法似乎是主張知等讀作舌尖後音的。例如：

錢大昕潛研堂答問十二：

知徹澄娘即涅槃之吒咤茶咤拏而去其一

陳澧切韻考外篇卷三云：

吒咤茶咤拏即知徹澄娘。

黃季剛先生音略論今聲發音法云：

音學辨微辨七音法云：“舌上音 舌上抵齶”此當云舌頭彎曲如弓形向裏，非舌頭抵齶也。知是也。徹澄稍加送氣而分清濁。娘即此部位，而收以鼻之力。

胡以魯國語學草創說國語緣起云：

以舌頭伸突於齒之背後即口蓋之前部則爲舌頭音。雖然曰齒之背後，曰口蓋之前部，亦有種種之部位焉。突其最裏部曰知徹澄娘，稱爲“裏音”(Cerebral)。突於齒齶之上而稍屈者曰端透定泥，稱爲“前舌端音”(aleveolar)。

突於齒齶而發者謂之“後舌端音”(post dental)。突於齒背而發者，謂之“背齒音”(intro-dental) 精清從心邪及照穿牀審禪是也。

因此他在音素分析表裏便用 t, t', d, n 對註知徹澄娘。

吳稚輝的方音國音沿革序裏也有論到知徹澄娘的話：

廣韻後附辨十四聲例法(十四)“牙齒齊呼開口送聲，吒沙拏茶，能所俱輕”。

今註，此即第九音 t, th, d, dh, n 。知徹等音，想在六朝開始流行，不能定其發音狀態，故繁重其詞，名曰牙齒齊呼開口而送，亦可笑矣。

錢玄同先生也是贊成這種說法的一人，所以他在國音沿革六講第一五五節也用 t, t', d, d', n 標註知徹澄娘的音值。

這便是我這篇論文最初播下的幾粒種子。

第三派的說法似乎是主張知等讀作舌面前音的，例如：

袁子讓字學元元分三十六字母本切云：

舌上四母未聞有訛，但泥與孃，微有相肖，須於舌頭舌上辨之。

又三十六字母分音云：

端透定 泥出於舌頭杪末，知徹澄孃用於舌上中央處，大較判然。不析自明。

勞乃宣等韻一得外篇云：

知徹澄古爲舌上音與端透定舌頭音相近而不同，即釋名所謂以舌腹言之也。今閩廣人呼此三母猶出於舌腹，其音介在舌與齒之間，此變入齒音之所由來也，而實則自爲一音，與舌頭正齒俱異。泥與孃亦一爲舌頭，一爲舌上，今音有兩母皆讀作舌頭者；有開口合口兩呼皆近舌頭，齊齒撮口兩呼皆近舌上者。雖兩母往往相混，而兩音之分別猶存，今皆分別列之。

黃廷鑑三十六字母辨云：

知徹澄三母音必令舌端放空不着齒齶，而以舌之中面黏上齶用力呼之，其聲即得。與照穿牀三母音之空舌齊齒于齒縫中出聲者迥別。又知徹澄三母音出口時張脣而聲扁大；照穿牀三母音出口時撮脣而聲扁細。……至泥孃二母尤難辨。江慎修云：“泥母舌頭微擊齶，孃母舌腹黏齶”。趙凡夫云：“唱泥母舌動而聲在舌端；唱孃母舌靜而聲在喉鼻”。辨泥孃二母最精確入細。愚申

之曰：唱知徹四母皆用舌腹偏起着齶（原註，舌腹即舌之中面）用力呼之，而娘母尤重，忍收其聲自喉鼻間出之。

這一派的說法，和高本漢頗爲相近，不過究竟讀作塞聲或塞擦聲，從他們的說法裏是看不出來的。

至於國外方面，除去高本漢主張知徹澄娘讀作 [t] [tʰ] [dʰ] [ŋ] 的說法在上文已竟略加討論以外，對於這四母還有幾家不同的註音法：

艾德勤 (Joseph Edkins) 的官話文法第七十四頁：

知 ch 徹 cʰh 澄 dj 娘 ni
(照 ch 穿 cʰh 狀 dj 泥 n)

武爾披齊利 (Z. Volpicelli) 的中國音韻學第十六頁：

知 t(r) 徹 t(r)ʰ 澄 d(r) 娘 n(r)

商克 (S. H. Schaank) 的中國古音學第二章 (通報第一集第八卷四六六頁)：

知 ty 徹 tʰy 澄 dy 娘 ny

馬伯樂 (H. Maspero) 的安南語音學第十五頁和唐代長安古音第四頁：

知 č 徹 čʰ 澄 ĵ 娘 nʸ
(照 ts 穿 tsʰ 狀 dž 泥 v)

在這四家裏，艾德勤根本不辨知照，我們姑且存而不論。商克和馬伯樂都與高本漢相近而實不同。因爲商克對於這四母祇認是軟化的舌音 (“Mouillé” dentals)，還沒有承認牠們已竟變成舌面前音 (Palatals)。馬伯樂對於知照兩組的註音在符號上雖然有了分別，但是在印歐語學裏向來是用 č 當作塞擦聲的，所以實際上仍然是混而不分的。其中和上面所謂第二派主張相同的，祇有一個武爾披齊利。他認爲這四母和梵文的舌音 (Cerebrals) 相當，牠們的讀法應當用發 r 音的舌頭部位去讀 t, tʰ, d, n，所以他用 t, tʰ, d, n 後邊加括弧 r 去表示牠們的音值。自然這個 r 是不打滾的，不過形容牠們的部位罷了⁽¹⁾。

總括中外各家的說法，除去含義不明的，大致不外乎兩派：(一)知徹澄娘應當讀作舌尖後音；(二)知徹澄娘應當讀作舌面前音；在這種兩可的情形之下，我們究竟何

(1) Cf. *Chinese Phonology*, P. 16.

去何從？從音理上說， $t < l > t\text{ʂ}$ 和 $t < \text{ʈ} > t\text{ʂ}$ 兩個公式自然都有可能；但是如果採用第二個公式，何以解於 ʈ 的後代音又轉變成 $t\text{ʂ}$ 呢？因此我最初就傾向第一說，不過覺得牠們的三等字應當有軟化的傾向，和前人的說法也不盡同。現在爲解除積疑起見，所以採用了上面的五項證據以確定我的信念。這樁音韻學史上的小公案，能够從此就定讞了麼？

刊 誤 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5	11	1	上古 *e	上古 *ə
41	7	2	後	復
45	11	4	去	易
47	6	24	則	衍文
49	4	17	奧斯	東
49	20	19	Le Leaugue	Les Langues
49	21	1	mond	monde
50	3	32	五	整
51	8	9	蛾	蠶
51	27	19	有我	有蛾
51	27	23	之意	之音
59	末	7	日	曰
73	9	19	之	衍文
76	4	29	還一些	還有一些
87	13	15	analitge	analytic
88	6	23	Korlgren	Karlgren
96	12	2	鈞	鈞
99	15		中原音韻時代的	中原音韻時代的音
109	5	7	軟	欸
110	2	25	紐	組
112	2		天甯寺	天甯寺本
114	4		切韻之要法	切韻要法之